

宁波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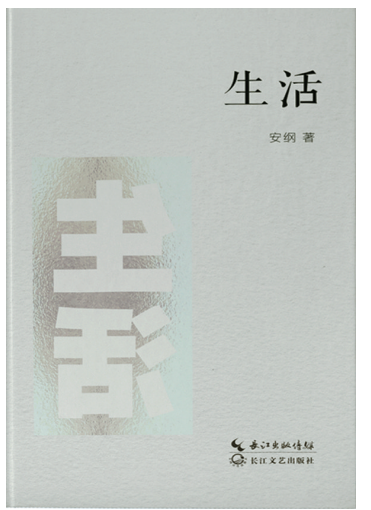
怎可区分梦与现实

——读安纲最新长篇小说《生活》

袁志坚

安纲送来他的长篇小说《生活》，封面上，“生活”两个字是反写的。这本书写的是各种各样的梦，把这些梦连缀起来，安纲以“生活”命名之。这个封面设计传达了什么样的暗示？梦是反过来的生活，或者生活是反过来的梦？安纲提醒我们思考梦与现实的关系。

安纲的文本极其冷静、干净、稳定，仿佛他不是在做梦话，也不是在说废话。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都有着严密的秩序，很少有修辞上的超常搭配、语法上的结构失衡。他叙



以少年视角捕捉乡村之变

——读陈伟军《少年奔跑在田间》

任蓉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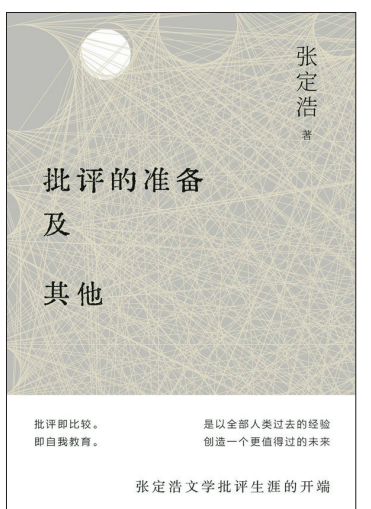
在徐徐铺展的乡村振兴画卷上，那些用智慧和汗水为乡村筑梦的人，那些焕然一新的乡村之变、之美，日益受到越来越多作家的关注。宁波作家陈伟军的长篇小说《少年奔跑在田间》正是这样一部反映乡村变化的作品，透过少年的视角，呈现出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奋斗图景，以及孩子们在不同的成长体验中，所寻找到的关于幸福的答案。整部作品兼具现实性和艺术性，笔触细腻，语言生动，情感真挚，读来亲切、自然，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小说中的顾小森是一个城里孩子，在他的认知中，“花生一定是挂在高高的树上，成串成串地垂下来，就像学校走廊处四五月份的紫藤瀑布。”除了缺乏基本的农作物常识，他对农村生活的印象，也还停留在“泥泞坑洼的小路，气味刺鼻的厕所，闹腾的鸡鸣狗吠”上。所以，当大学毕业的姐姐下定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傅晓慧

经常读一些属于文学评论的文章，但出于种种原因，这类作品中具备真知灼见的较为稀缺。不少文学评论，其实掺杂了很多旁的复杂元素，进而使得文字在没有生成之前，就已经带有某种强烈的或者是潜藏的目的性。于是我们看到的也就多为人情文章、站队文章。溢美颂扬的多，批评指正的少，更勿论在文学评论中能凸显作者独立思考后进行怀疑、求证、表达和反思的作品了。



决心留在农村“开民宿，帮村民们的土特产找销路”时，顾小森跟爸爸妈妈的态度一样，觉得姐姐不可理喻，“那个村里除了有慈爱的奶奶，到底还能有什么其他值得留恋的事物呢？”

为了让姐姐回心转意，顾小森趁暑假来到乡村，骗取姐姐的手机向收购商撒谎，破坏村民们期待已久的“卖瓜计划”。得知顾小森的真实目的后，姐姐逐渐平息怒火，并提出录制短视频，3万斤西瓜销售一空，顾小森完成了第一项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顾小森越来越了解农村，内心发生了微妙变化，从被动接受任务，变得积极主动，也更有参与感和获得感。在帮

离奇的结局，或者进入一个虚幻的所在。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以注重传奇奇怪、轶闻隽语的笔记体居多。《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大抵也可视为笔记体，只是与古人的审美方式不同，安纲并不在意故事情节之趣味性，反而他记录的这些梦，可能在一般读者看来是无聊、无趣甚至无意义的。安纲小说的笔记特征在于他是向内窥探，自我周旋，记录个人的生存状态，包括内心的敏感、困惑、紧张、无奈、虚幻、绝望，这又有点类似日本的私小说。

为什么安纲认为自己写的不是一部微型小说集，而是一部长篇小说呢？我想到了法国籍波兰裔作家乔治·佩雷克，他的代表作《生活说明书》（中信出版社的中译本为《人生拼图版》）采取的结构方式，或者说作家给读者建议的阅读方式，是一个故事中的大楼里的每一个房间所对应的棋盘式布局。乔治·佩雷克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结构，这种拼图式的写法暗示了生活的非逻辑性。安纲所理解的长篇小说，当然是此类实验性文本，或许他认为“我”的这些梦是可以并置的，并且形成了个人生活的非结构性本质。《生活》似乎是可以随意组合每一个故事的，读者可以打破从头到尾阅读的线性顺序，梦与梦之间似乎是没有连贯的，似乎是互

阿宽伯伯收割水稻时，“粗糙的稻秆、稻叶不停地摩擦着手心、手背和手臂，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划痕，有几道已泛起微红的血丝。”顾小森和同为城里孩子的皮克，终于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真实意味。在与留守儿童祥根一起叫卖果蔬的过程中，他们不仅第一次见识了长长的杆秤，也感受到了淳朴的民风，鼓起勇气跟着吆喝：“自家种的花生玉米茄子萝卜！最新鲜的丝瓜蒲瓜卖喽！”

调皮捣蛋的林图图、勤劳质朴的阿秀、随和善良的阿宽伯伯……奔跑于田间，顾小森遇到了一位位性格迥异却同样热情的村民，亲身体会劳动中互帮互助的快乐，收获了不曾有过的情谊和成长体验。而香樟树、瓦松、野猪……从未在城里见过的乡间动植物，也让他与大自然有了亲密接触。这是城市少年的乡村“变形记”。如果说，“花生”曾一度被顾小森“挂在了树上”，那么此刻梦想已经被深埋进泥土，孕育着美好未来。

相独立的、散落无关的，这又恰恰令读者加深了一种孤独感。梦和梦之间没有重合、交叉，如同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联结、分享。我又将安纲的文本同萨尔瓦多·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绘画联系起来，时间是像软体一样可卷曲的，空间是像魔方一样可扭转的，支离破碎、怪异变形的事物，有着逼真的细部特写，它们组合成为一个匪夷所思的整体。安纲的小说同他的梦一样，是没有事先构思的，并不是清醒之际的虚构，但是他认为这些不清自来的形形色色的梦，属于他的整体生活。在碎片化的、偶然的存在中，安纲相信有一种力量统摄了他的生活。

在语言的空白处，或者在梦网的空洞处，安纲打开了瞬间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他自身恍兮惚兮的精神体验，或者说，来自他试图摆脱既定秩序的靈魂逸出。安纲没有区分梦与现实，反而，梦与现实展现了一致性和整体性，构成了生活。

现居宁波的安纲虽然在《生活》中并没有将“我”与时代关联起来，但是，我在阅读时仍然想到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互联网时代，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难以区分，而且人与智能生命的界限也有可能被打破。文学显然需要看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与此相关的诸多追问。



乡亲们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欢声笑语更多了，村容村貌更美了。孩子们见证着乡村的变化：脆甜的西瓜不愁销路，外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林图图、祥根的爸爸妈妈回乡不走了……大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脚踏实地，笃定前行。

小说结尾，一辆满载学生的大巴车停在村口，写着“奔跑田间的少年团”字样的绿色旗帜迎风招展。诚如小说中“姐姐”所想：“乡村振兴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单凭几个人的力量，唯有更多的人支持与参与，才能将点点微光汇聚成璀璨的星河，从而照亮乡村的天地。”

专业评论的时候，有“刻薄”的一面，但对自己认可的作家和作品也是不吝赞美的。比如毕飞宇和他的《小说课》，张定浩认为毕飞宇在书中做出的一系列有关文学、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判断，全是对的。“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通常我们读类似这样的谈艺著作会比读小说更挑剔一些”。而且他很赞同毕飞宇借蒲松龄之《促织》说的一段话，“写小说一定要有匠心，但别让匠心散发出匠气”。毕飞宇在谈到《水浒传》“林冲雪夜上梁山”一节时，是用“语言”来区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他说：“没有语言上的修养、训练和天分，哪怕你把‘纯文学作家’这五个字刻在脑门上，也是白搭。”对此话，笔者和张定浩一样，深以为然。现在很多年轻作家太过追求小说情节的曲折性，刻意营造能够带给读者阅读刺激和快感的东西。他们忽视了对文辞的锤炼，也缺乏对描写的重视。

阅读一本深富见地的文学评论集是件愉快的事。你不仅能从作者的文字里获得共鸣，还会发现一些以前自己在阅读欣赏时遗漏和忽略的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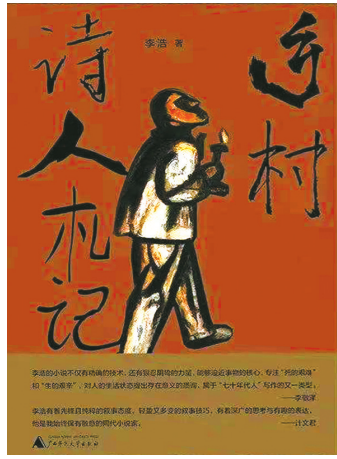
《论家用电器》



当今世界堪称“物的时代”，而物和人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在中国，名物之学与文学、文化史渊源极深，忆物兼思人的精神体验，或者说，来自他试图摆脱既定秩序的靈魂逸出。安纲没有区分梦与现实，反而，梦与现实展现了一致性和整体性，构成了生活。

《论家用电器》视角独特，视野开阔，从物质文化角度探究家用电器与日常生活关联，是集趣味性、奇异性于一体的精彩散文集。书中涉及的多为人们日

《乡村诗人札记》



《乡村诗人札记》是作家李浩的中篇小说选集，收录作品8篇。小说采用非常规的讲述方式，同时加入意识流的元素漫笔书写，具有现实、虚幻相互交织的独特审美力量。

在《故事》一文中，作者说自己是“从记忆中打捞故事”，因而故事必然会有偏差，就好像是“被不同的橡皮擦擦得面目全非”。不知道从哪天起，“拾来的孩子”“杂种”之类的称呼如山一样压在刘义超的心头上；不知道从哪天起，父亲刘建亮酗酒赌博后的骂骂咧咧与棍棒如电一般触发刘义超的逆反心理与反抗意识。刘义超开始反抗“恶”，却在无意间走上作恶的道路，成为一方村霸。可是，父子之间真的不存在一点温情吗？作者给出的答案不言而喻：刘义超入狱后，刘建亮连打麻将都变得心不在焉起来，甚至愿意在大风天骑着车、那辆旧自行车给刘义超送去被子、

《花间节气：花农女的园艺经》



小雪节气前后，对于园艺花草来说，宜修剪，保暖防寒，播种球根植物，控制水肥，加强光照；忌水涝、翻盆。此时，天竺葵是阳台花园栽植的首选花卉，因为它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养护简单，花期长，品种多，花色也丰富……翻开《花间节气：花农女的园艺经》，一个节气，一种花草；节气花草，在作者的画笔下，纸短情长。

作者花农女，为自由插画师，园艺、手工达人，热衷于用画笔记录花卉种植和生活琐事。此书是以纸本水彩、水墨的绘画

作者	汪民安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2年8月

常接触使用之物，如洗衣机、冰箱、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电脑、电灯，以此勾连个人的情感与时代的记忆，开启了一扇奇妙之门。作者思索家用电器与人类的关系，从思辨角度审视个体经验，用诗性语言探寻日常生活。洗衣机将空间塑造成一个飞地，冰箱有着洁白景观和内在的黑暗真理，电视、电脑富有后现代意味……人类与物质世界紧密联系，而人们在消费时代越来越看重商品的符号价值。“住宅经验，既是一个空间经验，也是一个家用电器的使用经验。”家用电器以不断更新的方式获得重生，持续陪伴着人们。作者感慨道：“一个家庭要能良好地运转下去，就要保持它的稳定性和清洁度。这就需要不断地轮回和循环。家庭正是在这种轮回和循环中获得更新。”作者追溯社会变迁与转型，反思当下的消费文化。书中的家用电器，不再是简单的本体存在，而是一种文化编码。（推荐书友：戴骏华）

作者	李浩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2年8月

褥子。无疑，李浩落笔父与子的关系时，是笔调精准、情绪收敛的。

关于父子关系的书写，在《乡村诗人札记》这篇小说中有不同的展现。作家采用童言叠唱的手法，“我的父亲，李老师，是一个乡村诗人”出现在每一篇章的开头，可“我”对于父亲的态度却是扑朔迷离的。父亲是一个乡村诗人、民办教师，他固执地写那些平庸的诗，经历着生活中的种种挫败。“父亲的诗”是一种隐喻——想要在平庸生活中寻找自我的独特价值。“父亲的诗”这一意象，在荒芜的乡村大地上野蛮生长，释放出生存无尽的可能性。

《为了，纪念》诉说了雷马的生命历程。不管是诗人雷马，还是商人雷马，在身份的转化中，他始终活得真诚敞亮，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在《被噩梦追赶的人》中，做了亏心事的愧疚感如同一张网笼罩在德宇的心头，在挣扎和斗争中，他不再用噩梦束缚自己，而是开展自救行动。从《变形魔术师》《夏日的发明》到《藏匿的药瓶》，再到《丁酉，和他的死亡》，读者往往会被字里行间的“传奇”所吸引，这是隐喻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交融的结果。（推荐书友：孙誉宁）

作者	花农女
出版	湖北美术出版社
日期	2020年2月

方式呈现的园艺绘本，分“造园秘笈”“一期一会”“花园装饰”“三章。第一章专为新手量身打造，传授园艺养护方法，从工具、花器选择入手，通过节气、植物习性、色彩、空间需求进行规划搭配，通俗易懂。第二章介绍观花、开花草的详细操作，力保全年满园植物长势喜人。第三章示范易于上手的花园装饰方案，如给花园做个招牌等，实用性强。

如何科学养护园艺？作者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差异极大，购买植物时先要了解它的地域要求、大致习性等。

节气是我国古代制定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生活的补充历法，每一个节气都有相应的农事活动。作者根据十年种植经验，总结了园艺种植与节气密不可分的关系。全书按照每一个节气讲解一种花草的基本养护知识进行编排，有趣且易于上手。（推荐书友：甘武进）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